

張漱菡 (1930~2000)

故園迢遞隔天涯，萍跡棲遲海上家。
曉日紅鋪溪上霧，晚風吹潤雨餘花。
入世不深驚百態，多愁祇爲思無邪。
年來飽啖人間味，只作恆河一粒沙。

——張漱菡〈心境〉



此照片由歸人先生提供

不讓朋友們去看他憔悴的病容，亦不發訃聞。張漱菡尚未住院前即在三月十八日，先行寫下遺囑，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七日下午七點三十分，張漱菡因心肌梗塞逝世，享年七十歲。一切，如溫婉而古典的她，走得悄然且幽靜。

張漱菡女士，本名張欣禾，另有筆名寒柯，安徽省桐城縣人，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生於北平市，早年因爲父親遊宦海外，張漱菡曾隨其至日本、英國定居，回國後又遭逢中日戰爭，故而常常舉家流轉搬遷，造成學業中輟，於「上海震旦女子文

理學院」肄業，一九四九年來臺。系出名門的她，先祖及尊親都是桐城派的宿儒，桐城名家方苞、姚鼐都是她的尊親長輩，外祖父爲馬通伯，祖先張英、張廷玉是清朝的父子宰相，父母親皆是日本留學生，陸小曼是她的乾媽，故而張漱菡自幼生長在雅正的文學環境中，幼時常和母親討論詩文、向父親補習中外文，這不僅是她最愉快的時光，也增益了她對古典文學的認知與偏好。

張漱菡自小稟賦聰穎，她的筆墨之緣，除了來自家世薰染，也是自己本身對書籍的喜愛，她的閱讀興趣濃厚，領域也相當

廣泛，從古典小說《封神榜》、《包公案》、《紅樓夢》等，到張恨水、劉雲若的章回小說，甚至是舊唱詞小說、民初文言小說、武俠小說等等，只要張漱茵一拿到手，都會立刻不由自主的徜徉於其中，不論文體、不論內容，每每都能引發張漱茵投入的熱情和嶄新的想法。

先生崔右明為一名工程師，曾獲數項國際專利獎，婚後未生子女，和朋友在竹東經營燈泡工廠，每個星期都會親自到廠裡坐鎮兩天，晚年因車禍受腿傷所苦，較少參加文壇聚會，僅和好友艾雯、繁露、邱七七等人小聚。即便童年在流離遷徙中渡過，學校教育也是斷斷續續的，有時經歷著誤解的委曲和冤枉，仍是堅信著人間的光明與希望，在其溫適的心園中，永遠保持著一片潔淨自然，無畏風雨侵擾。

四〇年代～五〇年代末期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，大量的軍中作家和女性作家亦尾隨來台，作品皆質量可觀，且深富時代特質。張漱茵即以細膩的筆法，描述著不同時空背景的小人物心態，橫跨大陸和台灣的家居生活及個人情感，延續五四以來寫實的傾向，以情感表現、鋪陳敘述為主，隱喻著反共的意識，並感懷家鄉的人文景致，記事慷慨、抒情優美，又具有針砭時政的新意。其他如以散文為主的琦君、鍾梅音、張秀亞、徐鍾珮；以小說為主的孟瑤、潘人木，以及謝冰瑩、林海音、李曼瑰等，都是當代的著名女作家，光復後十年間，台灣文壇是一片「懷鄉文學」的作品輝煌期。

當年張漱茵隨母倉皇來台，因水土不服而生一場大病，在病榻上聽到一個長輩

所述的真實故事，竟讓她因其中的悲歡離合忘卻病痛，甚至產生強大的動力，驅使她振筆疾言十餘萬字，這即是她的啼聲初試——《意難忘》，然而付梓初時並不太順利，直到暢流社主編吳愷玄的慧眼獨具，於一九五三年出版問世，轟動一時。《意難忘》以中國大陸為背景，展現著知識分子在家國使命感下，真摯不變的堅貞和浩氣凜然的無畏，寫來細細入微、風格特出，訴說著時代風霜下的種種歷程。一九五六年，張漱茵的《意難忘》，更在「中國青年寫作協會」舉辦的讀者投票選舉中，獲讀者最喜愛的小說家第一名，深切的筆力動撼了當時的寂靜文壇，並獲得熱烈回響。

一九五九年的《江山萬里心》，寫政府播遷的前後種種，大陸淪陷、風雲易色的家破人亡，逃亡來台後的自由民主與重建希望。一九六九年，《雲橋飛絮》描寫台灣光復之前，市井小民愛國的熱血英膽，和迫於現實折損的無奈。而在其筆耕不輟諸多著作中，張漱茵自己最偏愛的是《雲橋飛絮》和《翡翠田園》：《雲橋飛絮》敘述一個風塵女郎由北方到台灣營生的故事，並藉此鋪述著台灣在日治時的發展，在寫作時還特別到中和鄉拜訪年逾八十的女主角，並向文獻委員會查閱相關資料；而《翡翠田園》則是張漱茵經由蔣夢麟先生的引介，到彰化附近的農家實際體會田園生活，以當時近半世紀的台灣現況為背景，真實描繪出農民在異族壓迫下的悲苦，此部長篇亦深獲作家蘇雪林的好評。

張漱茵的作品除了小說和散文之外，

古典詩詞更是其蕙質獨具的特長，曾和墨人、畫餅樓主三人成立「中華古典詩詞研究所」，並擔任副所長，早年向陳定山、曾今可學過詩詞，墨人稱她是個天生的詩人、詞人。

張漱菡的詩詞集《茴香集》、《漱菡詩詞集》共作有詩一九五首，詞一三二闕，寫來洋灑通徹、意蘊深遠，具有縱橫才情且旨趣盎然，諸如其深受激賞的〈漁村晚眺〉：「閑步漁村看晚潮，一天紅漲水雲嬌，風流最是雙樵子，挑著夕陽過小橋。」以及〈大雪山林場招待所夜飲〉：「奇峰雖險我能攀，攀到煙霞縹渺間。祇為驅寒曾獨酌，舉杯邀月看雲山。」等作，皆具情景交融的特殊節律，讀來幽暢動人，並可窺見其思想觀念及內心世界。

張漱菡待人誠懇，其友無不誇許她個性宅心仁厚、純良真切、樂天進取、具有特出的內涵與氣質，尤其孝順父母素有美名。此外，張漱菡處理人物及史料的手法明利，不僅強調真實，也賦予感情，深獲《中華雜誌》發行人暨立法委員胡秋原先生欣賞，特請張漱菡為他立傳。她情理並重，貫通古今的人文關懷，真的是位「雅雋有致」、「上追易安」的現代才女。

張漱菡的寫作文類包括古典詩詞、雜文、小說、兒童小說等，而其著作內容以言情為主，形式上則是以小說居多，先後出版近四十本的長、短篇小說和散文集，也有幾部傳記式小說，而長篇小說的名著有：《意難忘》、《七孔笛》、《江山萬里心》、《碧雲秋夢》、等，短篇小說取有：《橋影簫聲》《綠窗小札》、《師恩》、《花開時節》、《綠堡之密》等，並著有散文

集：《風城畫》、《春晨頌》、《漱菡小品》、《永遠的橄欖枝》，以及古典詩詞集《荷香集》。而小說《意難忘》、《七孔笛》、《碧雲秋夢》皆被拍攝成膾炙人口的連續劇。另外還主編女作家小說集《海燕集》，選錄當時創作人數最多的小說和散文佳作，為首部女性文學選集。一九九五年，由「大陸中國科學出版社」為台灣散文作家編選了三套台灣文學叢書，在《永遠的橄欖枝》中，收有張漱菡和張愛玲、畢璞、雪韻、蓉子五人的作品，而此集之名即是來自於張漱菡散文集的原名。

尉天驄說張漱菡應屬所謂的「新銳的小市民趣味文學」，不為反共懷鄉的主題所範疇，然而「缺乏深度的，略帶浪漫氣息的，其中的感傷、夢幻的成分也多多少少填補了一般青年的空虛」。其行雲流水的筆致，清逸動人，而張漱菡則自認為：「故事即使風趣或綺麗，主題卻十分純正嚴肅，並以真實時代為背景，富有歷史意識與教化的功能。」所以她的小說中，往往結構佈局獨具巧思，且能掌握人物性格的刻劃，對文字的鋪陳運用也能適如其所，注重核心思想的環繞，並以時代的關切為主軸，崇尚道統，承傳著固有文化，發揚著既有倫常美德，以時序背景，貫穿著時代兒女的愛恨情愁，將部份來自現實的生活取材加以改編，再以文學的筆法加入對家鄉和往事的懷戀，塑造出多情多元的角色個性。

「由於寫作，我結識了很多位肝膽相照的良師益友，也由於寫作，我讀到大批的好書，吸收到不少新知，增長了不少見識。」（張漱菡〈我的文字緣〉）所以張漱

茵能在筆墨勤耕中不改其樂，以寬容而關懷的角度來看待現實環境，並敏銳的探討著人生世態的炎涼溫熱，把握正面積極的方向。激起無限火光的她，卻不喜擾人，悄悄淡漠的離去，讓人永遠對她的情意世界，追念不已。（張瑋儀）